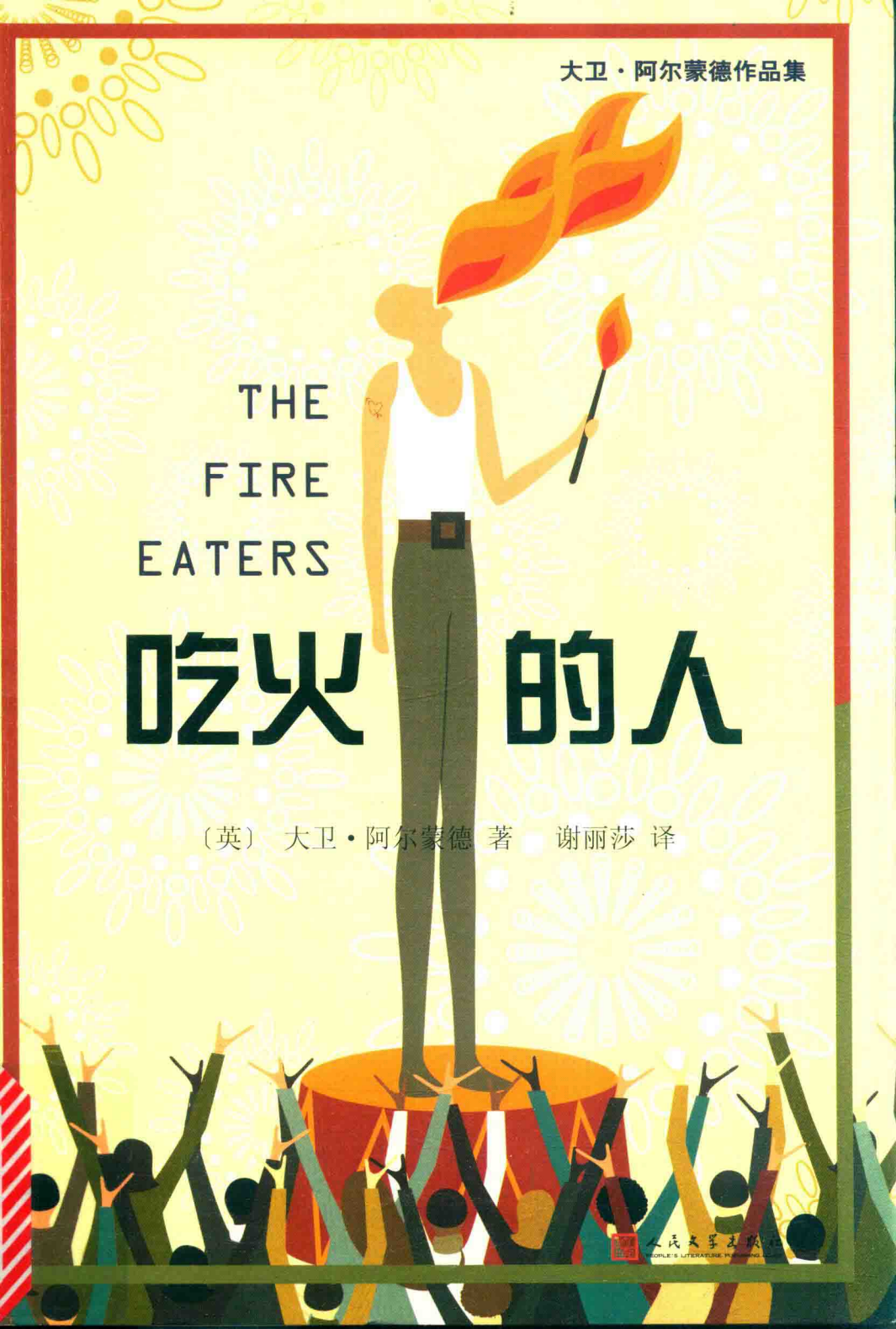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卫·阿尔蒙德作品集

THE
FIRE
EATERS

吃火的人

〔英〕 大卫·阿尔蒙德 著 谢丽莎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大卫·阿尔蒙德作品集

THE FIRE EATERS

吃火的人

(英) 大卫·阿尔蒙德 著 谢丽莎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7-1163

THE FIRE EATERS

Copyright © 2003 David Almon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This translation of **THE FIRE EATERS** is published by 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吃火的人 / (英) 大卫·阿尔蒙德著; 谢丽莎译.

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
(大卫·阿尔蒙德作品集)

ISBN 978-7-02-012634-7

I. ①吃… II. ①大… ②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72081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尚 飞 汤 森
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36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5

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634-7

定 价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作者简介

大卫·阿尔蒙德 (David Almond)，英国著名作家。1951 年出生于英格兰北部的费灵小镇。1998 年，他出版了第一本小说《当天使坠落人间》，先后斩获英国卡耐基文学奖、英国惠特布莱德童书奖、美国普林兹文学奖、荷兰银铅笔奖等多项大奖。其后，阿尔蒙德正式转向儿童文学的创作，写出了《旷野迷踪》和《天眼》等多部极具影响力的作品。2010 年，他摘得了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 (IBBY) 颁发的国际安徒生作家奖。

大卫·阿尔蒙德作品集

《寒鸦之夏》

《走钢丝的人》

《献给艾拉·格雷的歌》

《怪物比利·迪恩的真实故事》

《当天使坠落人间》

《旷野迷踪》

《天眼》

《吃火的人》

《数星星》



九久读书人
专注外国文学，分享文学风向



爱读书的小孩
把世界上最好的童书帶給孩子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尚飞 汤淼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、99网上书城(www.99read.com)有售
天猫商城：九久图书专营店 (<http://jiujiutst.tmall.com>)有售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致伊莎贝尔·布瓦西耶

故事从我遇到麦克纳尔蒂那天开始。那天妈妈带着我搭公车去了纽卡斯尔，而爸爸待在海边的家里。我们在天使雕像下了车，妈妈穿着一身红，拉着我的手，嘴里一直哼着《运煤小龙舟》，随着节奏摇晃着我的手臂，朝河边的集市走去。集市的尽头那边围着一大群人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围了那么多人，于是她牵着我走了过去。她踮起了脚尖往里看，而我，四周都是高大的身影，被挡住了视线。我什么都看不到，只听见海鸥拉长了的尖叫声。这里之前下过雨，路面上铺的鹅卵石缝隙间有好多小小的水洼，我那亮锃锃的黑皮鞋不时地踩在这些水洼上，带起的水花溅到我的牛仔褲上，留下恼人的泥水印。也有些水花溅到她的脚踝上，她却好似全无感觉。我用力拉了拉她的手，想示意她离开，可她却没什么反应。

隔着人群，他的声音初听起来是那么遥远，后来我总算是听清楚了。“给钱！”他叫喊着，“你们不给钱就什么都别想看！”我再次用力拉了拉她的手。“你们是聋了吗？”他大声嚷着。妈妈见我使劲扯着脖子想要往里看，于是把手撑到我胳膊下，将我举了起来，我的脚尖在空中摇摆晃动着。然后，我看见他了，在人群中央，当我望向他的时候，他也恰好正看着我，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，仿佛全世界都静止了。这便是故事

的开头，在1962年夏末的那个礼拜天，在那个瞬间。

他个子不高，眼里布满血丝，光着上身，皮肤上布满疤痕和淤伤，还有一些粗糙的、褪色的文身图案——形态各异的野兽、女人和龙。他用一根长棍支起一个小小的帆布口袋，不断地往围观的人群面前伸。

“钱！”他近乎咆哮地喊着，“你们不给钱就什么都别想看。”

我们推推搡搡地往前挤去，而有些前排围观的人则转身离开。他们一边摇头一边翻着白眼，隐约听到他们说这是一个可怜的骗子。还有个人靠了过来。“把你儿子带走，”他对妈妈说，“这些把戏不适合小孩看，真应该被禁掉。”

麦克纳尔蒂的头发是黑色的，他咧着嘴露出尖尖的金牙。他戴着小小的金耳环，脸上刻着深深的法令纹。他的身后是一座高高的大桥，阳光透过桥洞泼洒下来。从热狗摊和爆米花机飘出的阵阵香味在我们之间流转。妈妈把我的身体扳过来向着她。

“把手伸到我口袋里来，”她说道，“找个硬币给他。”

我把手伸进她口袋里，掏出一枚银币。当我再抬头的时候，他那个小帆布口袋正停在我的眼前。

“丢进袋里吧，可爱的小家伙。”他说道。

我那枚银币丢了进去，他一直盯着我的眼睛，然后咧着嘴笑了。

“好孩子。”他瓮声瓮气地说道。

他把钱袋从我面前挪开，走向下一个观众。

“给钱！”他叫喊着，支着钱袋的棍子朝那些围观者的脸上杵过去。“把你们的钱掏出来，给钱！”

妈妈推了推我的肩膀，帮我一点儿一点儿往前挪，终于挪到了最前面。

“可爱的小家伙！”当他看到站在最前排的我时，咕哝了一句。然后他的目光越过我身后的人群，嘴里又重复了一句：“可爱的小家伙。”

他把棍子和钱袋丢到铺满鹅卵石的地面上，然后活动了一下全身的肌肉。他脚边躺着一个大车轮，他把它竖了起来。立起来的车轮有他胸口那么高。车轮上木质的辐条看起来沉甸甸的，金属的轮轨也很厚实。

“麦克纳尔蒂能举起这个吗？”他嘘了一口气。

他抓住轮子，扎了个马步，然后把车轮抱到半腰处用大腿顶着。

“我举得起来吗？”他咬紧牙关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，“我举得起来吗？”

他铆足了劲，眼睛里闪着泪光。

他发出一声低吼，再次用力一举，猛地一下把车轮举过头顶。伴着一片倒抽凉气的声音，围观的人群齐刷刷地往后退了一步。他仰着头，用前额顶住车轮，此时，我透过车轮的轮毂，可以看到太阳和他身后那座高高的大桥。他的双手紧紧地抓着轮轴，手肘向两边张开保持着平衡，在铺满鹅卵石的地面上拖着步子缓缓地移动着。他的喉咙里发出嚇嚇的声音，然后突然发力高举车轮，将它丢在地上，轰的一声，感觉整个地面都颤抖了一下。

他瞪着我们，眨了眨眼，一把抹去眼里的泪光。

“看到了吗？见识到男人的能耐了吗？”

我往后探了探手，想牵着妈妈，却摸了个空。我转过头，目光穿过人群，看到妈妈正对我微笑，她举着手向我示意，让我继续待在原地看下去。

“接下来是什么呢？”麦克纳尔蒂说，“火焰，铁链，或者是……”

他看着我的眼睛，没有再继续往下说了，而是向我靠了过来。

“来帮我一把，可爱的小家伙。”他低声冲着我。

他向我伸出手，而我转身想找妈妈。她笑着冲我挥了挥手，仿佛在告诉我没事的，她会一直在那里陪着我，让我勇敢点儿别害怕。他一把搂过我的肩膀，在数十双眼睛的注视下，拉着我进了场。

“这是我的助理。”他说，“他的名字叫……”

我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他靠近我，把双手拢成杯子状对着我的耳朵低声说：

“他的名字叫做……”

“罗-罗伯特。”我结结巴巴地说道。

“罗-罗伯特。”他大声宣告。

他蹲在我面前，他的皮肤在阳光下反射出细腻的光，我闻到他身上混杂着烟草味道的汗臭，我闻到附近暗淌的河水弥漫过来的酸臭味，我看着他黑色的眼睛。

“这里有个盒子，可爱的小家伙。”

他把一个小盒子滑到我脚边。

“打开它。”

我紧张得无法动弹。

“打开它，波比。”他在我耳边轻声说。

我颤抖着用手指打开了那个小盒子，里面装着一些针、别针和鱼钩，还有几把烤肉叉、刀子和剪刀。有些已经锈迹斑斑，有些却还是崭新的。

“选个吓人些的出来，”他说，“选个你认为最致痛的东西出来。”

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漆黑一片，那么深邃，望不见底。

“选吧，波比。”

我拿出一把银色的烤肉叉，足足有我的小臂那么长，把手上雕着撒拉逊人的头像，叉子像针一样尖利。

他打了个寒颤。

“选得好，波比。”

他站了起来，摊开双手，用食指捏着这把烤肉叉展示给围观的人群看。

“谁敢来试试？”他喊道，“波比！”

我抬眼望向他。

“波比，把钱袋挨个递给他们。让他们把钱丢到袋子里，告诉他们如果不给钱就什么都别想看。”

我好想逃走，可我面前全是密密麻麻的人，他们一个个都面带笑容看着我。我看到妈妈正用一只手捂着嘴，肩膀耸动着，满眼的笑意。

“快，波比。”他说道，“这些家伙难道想让我喝西北风吗？叫他们给钱！把钱掏出来，给钱！”

我怯生生地把钱袋朝围观人群伸去。麦克纳尔蒂则一直大声嚷

着要钱。妈妈往我这边够了够身子，往钱袋里丢了三个银币。我真想挤过去抓住她的手，让她带我离开。这时麦克纳尔蒂突然喝道：

“够了，波比。他们都是吝啬鬼，他们不给就算了。让他们通通见鬼去吧。让我们用表演来触动他们的意识，燃烧他们的梦想吧。”

我转过身看着他。他摸了摸我的脸颊，把我拉到身旁，对我轻声说了一句话。在那么一刹那，我感觉仿佛周围所有的人都消失了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站在那里，在那个河边上，在那个阳光灿烂的秋日里。

“帮我一把，孩子。”他说。

他闭上眼睛，低着头，一动不动地站着。他的呼吸缓慢而绵长。他嘴里嘟嘟囔囔地念着一些令人费解的词。他慢慢抬起头，睁开双眼。他将手里烧烤叉的叉尖对着脸颊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围观的人群。

“波比，”他说，“如果我失声痛喊，摸摸我。如果我站不稳，扶住我。”

我的心跳开始加速，紧张得喘不过气来。他握着把手上那个撒拉逊人的头像，然后开始用力推。只见叉尖慢慢没入他的脸颊。他眨了眨眼，长吐了一口气，然后接着推。随着烧烤叉刺入得越来越深，一小滴血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。这时的他，空洞游离的双眼中没有任何焦点，而他偏偏还扯出一丝笑容，恐惧和厌恶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，很多观众都在往后退缩。没过多久，叉尖便顶起了另一边脸颊。他接着推，直到叉尖刺破脸颊穿了出来，一滴细小的血

珠挂在叉尖，顺着脸颊滑落下来。接着，他用一根手指托着撒拉逊人的头像，另一根手指托着烧烤叉的叉尖，一动不动地托着。他朝着人群咧着嘴笑着，任由嘴巴张开，然后将头从左至右缓慢转动。围观的众人都朝他凑了过去，想看清横在他牙齿中间喉咙前面的那根金属叉。随后人群里传出各种声音，既有咯咯的笑声，也有黯然的叹息声，还有嫌恶的啧啧声。

他蹲到我跟前，仿佛特意让我看，单单给我一个人看。

之后他握着把手上那个撒拉逊人的头像，慢慢地把烧烤叉从脸里拉了出来。他舔了舔嘴唇，用手背擦了擦脸颊上的血。他将烧烤叉在小臂上擦拭了一下，然后递给我。

“放回盒子里，波比。”他说。

我把它放回那个盒子里，关上了盖子。我打了个寒颤，紧张得快喘不过气来了。于是我慢慢地往场外挪着步子打算撤了。

“不要走，波比。”他说。

我摇了摇头，并没有停下脚步。我往围观人群退了几步，然后转过头，我看到妈妈朝我伸出手，示意我到她那儿去。

“至少拿了报酬再走。”他说。

他把我拉回他身旁。

“谢谢你。”他说。

他拉着我的手，把一枚银币放到我手心上，特意压了压，示意我收下。

“我们也许还会再见面的。”他说。这时一滴细小的血珠从他的嘴唇滴了下来，恰好落在我们交错的手掌间。

他放开了我，这时候，围观的人群也自动让出一条道来，让我往妈妈那边走去。而身后又传来麦克纳尔蒂的咆哮声和叫嚷声。

“接下来想看什么？火？不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还轮不到火的疯狂！铁链？把你们的钱掏出来！给钱给钱！你们不给钱就什么都别想看！”

集市上人头攒动，我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，两旁是一个接一个小货摊。妈妈一边逛着，一边时不时地拾起一些小饰品和丝巾什么的看看，不过一件也瞧不上。

“都是些垃圾东西，”她低声说道，“粗制滥造的垃圾东西。”

后来她看上了一件白衬衫。她拆开玻璃纸，拿出衬衫，对着我比划了一下，然后开心地笑了。

“看起来很不错哦。”她说。

她扯了扯针脚，把衬衫举起来透着太阳看了看，然后撇着嘴琢磨了一下，递给摊主两英镑。

她笑了起来。

“我知道这衣服肯定会缩水的啦，不过你穿起来很好看。挺适合你这小家伙的。”

我们在集市上买了两个牛肉三明治。热乎乎的三明治上抹满了带芥末的酱汁。我们吃得津津有味，把粘在我们脸颊和手指间的酱汁都舔得干干净净。我们在一家绿色健康饮料摊买了两杯甜中带苦的沙士汽水。然后我们离开集市，沿着河边走。河水在我们脚下十英尺的地方缓缓地流动着。海鸥在水面上空盘旋，时而俯冲啄食孩子们丢进河里的食物残渣。河水打着漩儿，我看到水面有很多漩涡，暗流涌动。妈妈仰着头看着太阳，脸上一直挂着微笑。

“我跟你爸爸说过今天会放晴的。”她说，“他总是爱抱怨，尽说些什么‘秋天和冬天最没意思啦’之类的话！”

接着她便牵起我的手，向前快走了几步。

“走！”她说，“我们去搭升降梯，直入云霄！”

升降梯设在大桥的石柱里。我们站在大桥拱形钢架投射下来的阴影里，巨大的钢架看起来很有张力。我伸出双手，穿过钢架上那些硕大铆钉的间隙。我听见头顶上方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。我看到不远处有一只银鸥，它正在撕扯着装在一个褐色纸袋里的血淋淋的东西。河铃声骤然响起，随即远处传来轮船拉长了的鸣笛声。

终于等到升降梯下来，我看到有个小个子男人坐在里面的凳子上。

“进来吧，小姐，”他喊道，“还有你，小少爷！”

他按下按钮，拉起控制杆。升降梯开始颤颤巍巍地往上爬升，而他一直在盯着妈妈看。我看到他身旁的架子上，放着一个保温杯，一个三明治盒子，还有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。他发现我在观察。

“我记录每一个人，”他说到这个，眼睛都亮了，“每一位我的乘客。纯粹是用作纪念。”

我想伸手去拿他的笔记本，翻翻里面的内容，而他看出了我的想法。

“啊，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其实很无聊的。”他说道，“其实我也没记什么，就是日期啊，天气啊什么的，都是记的流水账。”他耸了耸肩。“我成天在这里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我得做

点儿什么来充实我的生活嘛。”

他接过妈妈递过去的硬币，然后用一个夸张而优雅的手势替我们打开了门。

“到站了。再见，小姐；再见，小少爷！”

我们走出升降梯，来到大桥上的那个平台上。升降梯的门缓缓关拢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已经开始摇着笔杆写了。

“美丽动人的女人，”我听到他嘴里念着，“穿着一袭红衣。带着她安静的儿子。1962年9月2日。雨转晴。”

升降梯的门完全关上了。公交车、卡车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小车从我们身边隆隆地驶过。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车辆尾气的味道。妈妈站在护栏边上望着桥下的河水和集市。我蹲在她旁边，透过金属护栏往下看。河水打着漩儿。海鸥在我们下方飞来飞去。在那集市边上，一大群人围着麦克纳尔蒂。他浑身缠满铁链，在铺满鹅卵石的地面上翻腾着，一次次地发着猛力，不停地蠕动挣扎着。

“你看他，”她说，“真是个可怜的人。”

她身体前倾，低着头，长长的头发垂到我面前。她把身体朝下弯，头也往下埋，于是，她颠倒的脸出现在我眼前。她给了我一个微笑，可她半个身子吊在桥外，这种角度让我有点儿发晕。然后她大笑起来，她站直了身子开始朝桥头跑去。红色的外套迎风张开，在她身后飞扬起来，看起来像是一对火红的翅膀。

“来啊，波比！”她唤道，“快跑！看我们谁先跑到桥头！”